

读雨

日子就这样平静如水,过来又过去,昨天的雨被风吹干,今天的雨又将大地覆盖。打从记事起,无论何时何景,雨下时于我都是欢喜。一帘雨,暂时隔绝嘈杂的世界,为我营造安宁的空间。小雨使我安静,中雨使我激动,大雨使我兴奋,甚至于一听说雨的消息,我的心就跟着愈来愈浓的积雨云飘扬起来。雨若如约而来,我会喜形于色,雨若爽约不至,我会倍感失落。雨后的空气清冽而新鲜,身心都在无限扩张,瞬息之间放大了胸怀,看清了周围所有美好的存在,原来生活远没有想象的卑微和艰困。

此刻,雨又敲打我窗,滴滴答答跟我的心跳同步,隔窗远望,目之所及丝丝线线如雾如烟,原来古人“泽雨无偏,心田受润”的宽阔心境比之这落雨的天上长河更显博大。雨是公正的,同一片雨云下不会留下某一寸空白。“风流云散,一别如雨”,这句两千多年前的注解,见证多少离别的人和事、情和恨,人海茫茫正如这雨脚如麻,即使相遇,也难长聚,转身就再难回头,这个

人和那个人,这滴雨和那滴雨,还未融在一起,就各奔东西,复归茫茫。“雨迹云踪”恰是男女情浓的往事,到底却有着倏忽即逝的感伤,再好的情意失去后恐怕也难找回,那么,它该是珍惜眼下的意味,我甚至猜测它的下一句是“覆水难收”才更有深意。“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一句空灵缥缈,历来比喻写法是以虚比实,秦观反其道而行却又毫无懵懂之感,“梦”和“愁”自此有了再难逾越的鸿沟,使人玩味不尽。

每年七夕,天空大多会落雨,牛郎织女是在相拥而泣吗?家乡年年此时都会下雨,母亲每年都讲起,这一天全村的喜鹊没有一窝在家,它们上天为牛郎织女搭桥去了。那时的我将信将疑,走进树林似乎果然没有寻到一只喜鹊。使我感动的甚至不是牛郎织女故事里的喜鹊和葡萄

架,而是雨。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细微的差别中,雨的存在是唯一没有改动过的情节,即便村里任何一个不识字的老人,把这个爱情的曲折和伟大为我娓娓道来的时候,开篇第一句依旧是“七月七,要下雨”。雨与情缠绕了千百年的时光,年年今日的爱情都是如此坚决和清越,情如雨下,穿透灵魂。

又想起村里老人经常念叨的谚语,粗俗的语言中花鸟虫鱼占据着绝大部分,一枝一叶间有着精妙的智慧。小时候耳濡目染也记得很多,像“长虫过道,下雨之兆”、“扑地烟,雨连天”、“蚂蚁搬家蛇过道,明日必有大雨到”和“久雨初晴,钓鱼早行”等等,我对包括我长辈在内的劳动人民有着超乎感动的膜拜,雨给了他们启发,给了他们梦想,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雨来就能丰收,无雨就要干旱。只有拥有足够耐力的庄稼,才能等到雨,才能长得壮活得久。

雨,精深博大,在雨中,无论多么大的心事都会释然,得失悲欢都有时候,不服输有担当,人生才会风雨时若,五光十色。

懂雨,才会懂人生。抬头,读雨。低头,欢喜。
(马朝辉 鹿邑县唐集乡政府)



夏季喜雨

今年的夏天特别热,太阳每天都炙热地烤着大地。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大汗淋漓,树木花草也都无精打采地低着头。人们见了面的问候是:“怎么还不下雨啊?”“是啊,下了雨就凉快了。”

今天忽然刮起了大风,紧接着乌云布满了天空,大街上的人们还在惊慌失措时,豆大的雨点已经落了下来,很快就连成了一片。人们开始还在躲避着雨,纷纷撑开伞,大地上顿时开满了各色的花朵。可是夏雨不像春雨那么缠绵,也没有秋雨的多愁善感,它像一个热情的汉子,带着独有的热情奔向大地。

它钻进情侣的伞下,打断他们的情话,看女孩子娇嗔着用手去拨开淋在裙子上的雨水;它钻进孩子的伞下同孩子们捉迷藏,逗得孩子

丢掉了伞去捉它,它又哈哈笑着,从孩子的手中溜走。

田野里,树木庄稼都张开了嘴巴,贪婪地喝着雨水。我仿佛能听见它们说“真好喝啊”。经过了雨水的洗礼,树木花草都像穿上了一件新的绿衣,显得格外水灵。连路边的小草也不甘示弱,挺直了腰杆,像人们展示它的美丽。一条小河的上空盘旋了好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它们围在小河上空不断地飞舞,跳着属于自己的舞蹈。

我走出门外,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顿觉心旷神怡。

我想赞雨,是它浇灌着每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滋润着每一颗干涸的心。

(张小云 商水县民政局)

小学同学

小学同学卖种子发了财,买了一辆黑色的轿车。我到涡阳,他坚持说要来接我。我受宠若惊,傻傻地等他,反正我们这些穷家伙富裕的也就是时间了。

外面飘着秋雨,有些凉。

在涡阳一中南门照相馆外的屋檐下,我一边看书一边等他。大约十几分钟,他的车终于来了。

很熟的老同学,虽然多年不见,但我们也用客套着握手拥抱,彼此用微笑的目光打量一下就行了。他微胖,后背有些前弓。他拍一下我的肩,我夸赞了他以及他的车。

我坐在车后面,他自如地驾着车,缓缓驶过环城路,沿途经过了许多熟悉的地方,也看见了我们一起就读的学校。他不时地接着电话,间歇也问我我的家庭、孩子以及工作。

然后我们去一家饭馆,随便要了两个菜,两瓶山城啤酒。其间说了一些回忆的话。他的儿子调皮地跑过来,叫我“叔叔”。

我问他:“你爱人呢?”他说:“她太小不懂

事,去年 pass 了,眼下忙顾不得给孩子再找个妈。”我笑着调侃:“是不是换几个媳妇也是有钱人的潜规则?”他笑而不答,一个劲儿地劝我喝酒。

他问我:“还那么喜欢写诗吗?”我苦笑着答:“业余爱好。”他说:“你还是那么有诗情画意!”

我们都很有感触,至于现在的生活是不是自己当年想要的,谁又能说清。我们都觉得十年前已经决定了似的,那时候我喜欢静,他喜欢闹。

我夸他时,他一个劲儿地否定自己,说从没有想过会经商。像许多有钱人说自己很讨厌金钱那样,我知道他这样是为了不让我更加自卑。

分手后,我一个人走在涡阳的大街小巷,心中空落落的。

天空依然飘着秋雨,依然有些凉。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电话也很少联系。我不知道,是因为忙,还是因为越来越疏远。

(王全安 沈丘县第三高级中学)

那一抹绿

一夜的寒风,树叶飘落殆尽,秋冬的交接仪式已经拉开序幕。冬儿已经做好了常驻的准备。她用尽自己所能,准备扫尽万家落叶……

不喜欢冬:她,太萧瑟;她,太冷寂,满眼的萧条毫无生机。阴晦的天气更让人心情灰暗,寒意顿生。站在室外的阳台上,怎么也找不到春的温暖、夏的热烈、秋的奔放。

瑟瑟的寒风把我吹回了房间,在拉上房门的瞬间,忽然,我好像发现葡萄架上有些许绿意。是我的眼睛昏花了,还是我太厌倦这枯燥的冬季,出现了幻觉?我再次走到户外的阳台,登时,一股寒意席卷全身。那一片新生的嫩嫩的黄绿色的葡萄小叶,在枝头迎风而舞,在这土褐色的世界里它的绿是如此夺目,如此张扬。这一眼绿,让我心中溢满暖意!我为这迟来的生命感到惋惜:你错生了时日,在这寒威肆虐的季节里,你还能生存多久?你要比同伴多经历多少苦难?顷刻间,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顺藤俯视,那倔强生长的何止藤梢这一片嫩叶,在藤的中间,还有一片比这片更

旺盛更绿的叶子。它被高高的楼房所遮挡,阳光对它来说是一种奢侈,围绕它的只有挥之不去的刺骨寒风。但,它依然笑对寒风,迎接一次又一次的寒潮。两片新生小叶遥遥相望,在寒风中熠熠生辉。此时我想到前不久看到的一则小故事:一朵小花一直在等待开放,它怕错过花期,可最终它也没有开放,它的花期在等待中错过。而这一抹绿色呢,虽然这个季节已经不再属于它们,可既然拥有了生命,就要让自己活得更精彩,就要彰显自己的风采,哪怕是比别人经历更多的磨难,也要勇敢地走完生命的历程。

有时,人的生命力在这些植物面前是何等渺小,这些看似脆弱不堪的生命,却能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精神和意志。有些人总是抱怨命运的不公、环境的不好,好像一切都有负于自己,总在埋怨声中浪费自己的青春,生命在哀叹中变得苍白。等待花期的花,是永远不会有怒放的那一天的,接受现实的新叶才有生命的春天。

那一抹绿,让我找到心中的春天……
(孙淑敏 鹿邑县老君台中学)

锅饼记忆

前些日子,同事请客吃饭,名字是“热炉炖大灶台”,别出心裁的大灶台、大锅饼,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汁原味金黄的玉米面锅饼,让我垂涎三尺。

这种地锅做的玉米面锅饼,我大概有二十年没吃过了,之所以这么偏爱,是因为它在我童年贫困的生活中,始终温暖着我。我的童年是在乡下老家度过的,那时农村物资匮乏,没有零食可吃,我们这些贪玩的孩子总是不到吃饭时间,就已饥肠辘辘了,而一个金黄的玉米面锅饼,对我们有着绝对的诱惑。

或许是因为小时的我体弱多病,母亲总是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在我心中母亲就是一个魔术师,即使再普通的东西,只要经她的手一做,就成了美味佳肴。记忆中的母亲是勤劳、能干的。农村冬天的早上天亮得特别晚,外面还是漆黑一片,我仍睡意蒙眬时,母亲就摸索着起床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缕炊烟融入我的梦,玉米面的喷香把我唤醒,甜甜的、香香的味道深深地诱惑着我。啊,母亲又做了我爱吃的锅饼。不一会儿,母亲就拿着烤热了的带有草木味的棉袄过来了。

“快,快穿上,还热着呢。”母亲欢快地

说,等待不及的我赶紧坐起身,穿上那温暖的棉袄,同时闻到母亲身上有股香油葱花的味道。“小馋猫,一会儿赶紧洗手吃锅饼蘸酱豆。”母亲说。我心花怒放,胡乱地洗一下手,直奔灶房。只见大灶台、小灶台都冒着热气。那时的我总把这冒着热气的灶台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相比,仙气四溢后,锅里就会出现和仙丹一样的珍品。母亲熟练地掀开锅盖,金黄色的排列整齐的锅饼逐一呈现了,零星的芝麻粒点缀其中,像是胖娃娃的脸对着我笑,小灶台里还有母亲蒸的葱花香油酱豆。

我快速捞出一个,蘸点儿酱豆就往嘴里送,可是太热了,左手换右手不停地倒腾就是吃不到嘴里,那时的我真是傻,认为牙齿是坚硬的,自然不怕热,于是咧开嘴,用牙咬住。母亲看到我的窘状,顿时哈哈大笑:“傻丫头,你慢点儿吃!”

现在,各大饭店都有制作精细的锅饼,切成小块儿,放在盘子里,可我却怎么也品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我想,锅饼里不仅有甜蜜的回忆,更有母亲温暖的爱,那缠绕着浓浓的乡情的袅袅炊烟,那冒着热气的大灶台,那充满爱意的母亲的笑容,让我怀念至今。

(曹广娜 太康县电业局)

摸爬猴

乡下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片小树林,这里是孩子们摸爬猴的理想场地。说是摸爬猴,其实是孩子们拿着手电筒照。天一黑,孩子们就从家里出来,拿着手电筒,提着塑料瓶,搜着小竹竿不约而同地来到村旁的小树林。

摸爬猴的时候很热闹。每个孩子都拿着一把手电筒,他们一棵树一棵树地照,不放过任何一棵树。于是树林的上面下面,左面右面,前面后面,都是交织的手电筒的光芒。光芒照绿了树叶,照亮了夜空,照得孩子们咧开嘴笑。笑着的孩子们喊叫声此起彼伏:“我摸到了一只。”“我也摸到了一只爬猴。”他们的声音充满喜悦,打破了夏夜的宁静,给村庄带来喜气。

偶尔,两个孩子同时照到了一只爬猴,他们会生争执。一个孩子说:“是我先看

到的。”另一个孩子提高声音说:“不是。是我先看到的!”有时他们的争执无法解决,村里的大孩子就会走过来,教训着说:“不就是一只爬猴吗!要想好,大让小!”这时大一点儿的孩子就会把爬猴让给小一点儿的孩子,然后他们就一起欢快地去寻找新的爬猴。

摸爬猴时,孩子们有时会遇到小小的惊险。他们只顾拿着手电筒朝树上照,却忘记了脚下。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跳出一只小东西,落在孩子的脚上。孩子们“啊”的一声,四下散开。惊魂未定的孩子用灯一照,发现原来是只蛤蟆。于是他们笑着喊:“一只蛤蟆,看把我们吓的!”这夏夜小小的惊险,必定是孩子们第二天谈论不休的话题。

现在,乡村孩子摸爬猴的积极性都很高,有些孩子会摸到晚上十二点。因为他们早晨来到集市上专门收爬猴的摊位,每只爬猴可以卖两角八分钱。机灵的孩子一个晚上能摸四五块钱的爬猴呢。当然,孩子们不仅仅是为了卖钱而摸爬猴的,摸爬猴时他们得到了快乐,学会了同伴交往,暂时忘记了对远方父母的思念。

只是,夏日蝉鸣声越来越少了。我想那些因被孩子捉到而不能变成蝉的爬猴并不会怪罪这些留守在乡村的孩子吧。

(张蔚华 淮阳县西关阳光花园)

《百姓写手》稿件请投至
电子邮箱:
zkwbxxs@163.com